

新時代的移民鳥

佇東區直直東落去，忍袂牢怨嘆柴頭港溪源頭彼窟水，改生態池，變蠔仔窟，閣坵平揣無身屍。這時陣，朋友提醒，東區南紡購物中心後片有一个生態池，草埔仔青青樹木旺，鳥隻美麗歌聲讚，營造甲誠成功。

鐵馬鉸鉸叫，過晝仔就起行。

想著好友李昆霖別世進前，若佇雞牢仔畫室淋酒就吐大氣。伊講，斯當時後甲圓環一帶攏是 in 兜的田園，後來都市計畫開路，全部畫入路中央，補償費公告地價加四成。

這時陣已經是大繁華的地區矣。有公司一路發，有田僑仔美夢成真。散疔疔的畫家只好佇雞牢仔畫圖、散淋（sàn lim）、故厭氣。不而過，李昆霖嘛算是樂天派，有圖通畫，有朋友通淋酒開講，就誠滿足矣，雖罔有時會怨 K 黨，罵彼當時的市長。

攏過去事矣。這馬大大間的百貨公司嬌閣氣派，tshāi 佇東來東去的市街中，誠實帶動地方的繁榮，生理沖沖滾、土地起大價、車輛 siu-siu 叫。

有夢的時代，有時代的公園，這個公園誠是用心營造過。「滯洪池」成做環形的溪溝，臭青仔、莎草破雨傘、鹿仔樹、流血桐……一群野性的植木攏來矣。溪埔頂大片的小公園，艷紫荊、白飯樹、鳳凰樹、鳥屎榕……，有花蜜有果子。植物果子恰蟲豸一大堆的公園，成做鳥隻的天堂。

我紮召鏡，跔步輕輕四界覘。

粉鳥上奢颺，一行二、三十名佇東寧路入口，頭到的溪埔岸樹仔跔結群成黨，一寡仔濫種花色無啥仝，其中有兩隻歇佇電柱轉額頸看全場，閣敢若黨的正副主席。

水鵪鶉（紅冠水雞）佇台灣南北二路的溪溝水窟四界有，毋過佇遮數量不止仔濟，有的佇蓮葉頂下跋起跋落，有的佇水面泅比賽，閣有序大走進前，兩個毛毳毳的囡仔綴佇後壁從來從去。仝時陣，三隻苦雞母（白面秧雞）倚涵管頭前相爭叫，苦--ê 苦--ê，袂輸水鵪鶉攏姓許。

水邊的光景敢是足鬧熱？窮實誠大篷的白尾鵪鶉（白尾八哥）齊閃去佇遠

遠的草埔仔大廣場。所講遠遠，就是離南紡購物中心後片規排空調隆隆叫較遠的所在。

以我觀察，毋驚車輛、機器大細聲嘛嘛吼的鳥仔，毋是耳空聽就是毋驚吵，不而過毋驚吵的鳥仔，比如蹣佇大街路邊，樹頂的白頭鵲仔，厝頂的暗光鳥（夜鷹），過路車輛愈濟愈吵，in 就愈叫愈大聲，輸入毋輸陣，鳥隻濫人群，久就屬人性，毋相信會使注意看覓。

日頭斜向西，我閣看著倚東光路彼片，一橫無葉樹的瘦枝頂，有一隻幼幼的啄樹鳥，跤爪攬頭前，尾溜揸後面，喙管直直啄、直直啄，應該是咧揣樹蟲，不而過，像按呢啄閣袂腦震動，誠實足天才。

市內小自然，足濟山頂鳥已經都市化，四常會走落來塗跤閣袂驚人倚身，不過猶是有一寡經常親佇旺啞啞保護色的枝葉內底，有聽咧聲無看著影。

「可憐幽草澗邊生，上有黃鸝深樹鳴。」唐代韋應物這組詩句誠嬌氣，毋過世間鳥隻百百種，而且全類無全形體的足濟，全一隻鳥也會叫幾若種聲，有時閣會模仿別人，伊干焦聽聲就斷定啥物鳥，拍算因為黃鸝（黃鸝）聲頭響亮好聽閣好認，也可能這種鳥仔聲音嬌、生做黃顯顯有氣質，一寡詩人誠恰意共寫入文字。

當禪神的時陣，溪溝邊一橫毋知名字旺啞啞的大樹內底，有鳥仔大聲細聲叫起來矣！

開始是止止止、啞啞啞，繼落呼嘯仔，閣來親像狗咧吠……

講有夠吵，煞開始伊、伊、伊，Do、Re、mi，連鞭閣換啁、啁、啁，嚶、嚶、嚶……

叫聲遮濟款，應該足濟鳥仔才著，毋過我提召鏡直直相，揣無半个形影，誠是「上有百鳥深樹鳴」。

正片左片頂頭下面，召鏡四界巡，無張無持一隻鳥仔飛出來，落佇我頭前公尺外的草埔仔。伊啄著一隻杜定（蜥蜴），頭殼硬幌，想欲共撫入啄，攏無顧慮有人掠伊金相。

烏色藏藍的頭殼恰身軀，柑仔色的腹肚，腰身翅股恰尾溜有白色斑點，我對鳥種無內行，不過伊的生張色水誠淺現。這是長尾四喜（白腰鵲鵲），較早有

人叫豬屎雀。

長尾四喜，莫怪夭壽 gâu 叫！伊大嚙喉空，歌聲不止仔濟，閣會學別種鳥仔聲。

這種鳥仔，毛草嬌、好歌喉、尾溜像葵扇、活骨喜氣，予人看甲會歡喜。伊原生地東南亞，有人進口入來賣，落尾一寡逃出籠的「逸鳥」，因為天生硬命 gâu 生炭，繼來造成本土原生種的壓力，十六冬前開始「移除」，毋過結果也是生存落來，這陣市內公園也攞看會著矣。

古早外來移民、殖民一批一批過鹽水進入台灣島，因為生存能力強，加上殖民者的銃枝大砲，原生的無能抵抗愈退愈山區。全款情形佇鳥仔族就倒反矣，強勢的外來種必需「移除」。移除，足斯文的字詞，窮實就是處死。

佇新時代的公園想遮濟，想甲頭犁犁。閣担頭，煞看著長尾四喜杜定咬咧，飛對溪埔對面臭青仔（銀合歡）彼片去。

「夢時代」早就改做「南紡」矣，伊回轉去公司名繼續紡落去，內底買物件、食飯、看電影的聲音誠鬧熱，外面南風吹迴枝葉，歡開鳥隻的話語伶歌詩，新時代的夢，定著是繼續生炭落去！

